

◆ 儿女情长

哑巴岳母

章善荣

1969年初,我从省城直接下放到一个村庄,情绪一落千丈。落户不满一天,她就成了我要诊治的第一个病人。她是哑巴,想要让我把她的聋哑病治好。我千方百计,可结果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就是打破我的头我也想不到,她后来竟成了我的丈母娘。

我的两个女儿都是在乡下出生的。大女儿刚断奶便被我母亲接到芜湖老家去抚养,两年后,由于交通极不便利,小女儿竟然是在妻子的指导下,亲手接生的。小女儿断奶后,我再也不好意思把她交给我的母亲去抚养了。

妻子是赤脚医生,每天马不停蹄地出诊,无法照料我们的小女儿。不得已,与妻商量后,只好将小女儿托付给哑巴岳母照看。岳母不能说话,却非常理解我们的心情,当着我们的面,用手拍着胸,意思是一定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。

她真的非常疼爱她的小外孙女。每餐喂饭,都先要把饭含在自己的嘴巴里试试烫不烫、软不软,再用小勺子一勺一勺地慢慢喂下去。每当天凉,那怕是下雪,她都是一直把外衣敞开,包裹着孩子,用自己的体温去暖和孩子。她爱走东家串西家,走到哪里都用长长的宽布条把孩子背着,高兴的时候,指手画脚,用手势与孩子交流沟通。遗憾的是,小女儿直到两整岁,只会打手势,却不会说一句话。

三年后,根据政策,妻子及两个孩子的农村户口可以转为城市户口,妻子带着两个女儿进了县城。哑巴岳母整日心神不定,日夜思念女儿及两个外孙女。一天,她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就上了一辆去县城方向的公共汽车。两天后,我们才得知这一消息,满城大街小巷到处寻找,都没找到她的人影。我怀疑她上错了车,被带往其它地方去了,立马草拟一则寻人启事,请县广播电台播放,同时请电视台在节目中用滚动字幕播放,又动用了单位的救护车,在全县范围之内一个区域一个区域搜寻。

三天后,妻子在离县城五十里路外的一个小镇的十字路口发现了她,她手里攥着一把别人给的零钱和一盒火柴,蜷缩在人家的墙角,用捡来的树枝和烂叶在烤火。小卖店的店主告诉我的妻子,我的哑巴岳母整日就待在十字路口的马路边,从不走远,可能就是等待着家人的找寻。妻子立刻将她架上救护车,迅速返回家里,给她清洗全身,又给她调理好多天,她的身体方恢复正常。

哑巴岳母去世已有四十多年了。当年经她亲手带着的外孙女也早已长大成人,做了贤妻良母。每年的清明时节,她的两个外孙女都会不约而同地去她的坟前扫墓,她们跪在坟前,默默流泪,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◆ 生活素描

午夜之舞

檀长乐

啤酒节的霓虹在午夜时分渐次熄灭,广场上的人群像海水退潮般散去,我们十几个工作人员收拾完场地,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向附近的夜宵摊,这里是距离城区有十多里地的城市会展中心。

路灯在雾气中晕染出一圈光晕,摊位上飘着烤串的香气。不远处,几个年轻人围坐一桌,啤酒瓶在桌上投下细长的影子。他们的笑声清脆,像玻璃杯相碰的声响,我们这群中年人坐在



探 花 张永生 摄

邻桌,仿佛两个世界。

一阵动感的音乐打破了夜的沉寂。两个穿着时尚的姑娘打开移动音箱,随着节奏摇摆起来,她们的长发在夜风中飘扬,像两面黑色的旗帜。起初只是两个人的舞蹈,渐渐地,同桌的年轻人都加入了进去。他们围成一个圈,手臂搭着肩膀,脚步整齐地踏着节拍。

我注意到老方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打,小王的身体不自觉地随着音乐晃动。不知是谁先站了起来,接着是第二个、第三个。我们这群平日里严肃拘谨的中年人,加入了年轻人的舞蹈。

音乐越来越响,舞步越来越欢快。我们忘记年龄,忘记身份,在这个奇妙的午夜,所有人都成了纯粹的生命体,用最原始的方式表达随性、激情。老方跳得满头大汗,却笑得像个孩子;平日里不苟言笑的李姐,此刻也放开了手脚,尽情舞动。

夜风裹挟着烤串的香气,混合着汗水和欢笑。我们的影子在路灯下交织,分不清谁是谁。音乐声中,我仿佛看见时光在倒流,看见我们每个人都回到了最青春的模样。

东方泛起了鱼肚白。摊主开始收拾桌椅,音箱里的音乐也渐渐低了下去。我们相视一笑,默契地回到座位上。年轻人的桌上堆满了空酒瓶,他们的脸上还带着未褪的红晕。我们这桌则安静许多,但每个人的眼睛里都闪着光。

分别时,一个扎着马尾的姑娘朝我们挥手:“叔叔阿姨们跳得真好!”我们笑着回应,心里却知道,这个夜晚的魔力不在于舞跳得多好,而在于我们找回了生命中最本真的快乐。

◆ 纯真年代

家有幼崽

汪沛

回乡下那天,气温直逼三十度,春阳热情奔放,二宝刚被脱下束缚一个冬天的厚衣服,就迫不及待地挣开大人的怀抱,甩着胳膊摇头晃脑地跑开,他的影子也仿佛快活得蹦蹦跳跳。

人类成长真是神奇。刚出生时,小家伙只知道呼呼大睡;学会翻身后,四处爬行;才牙牙学语,就奶声奶气地撒娇,告哥哥的状……第一次抬头,第一次微笑,第一次翻身,第一次叫爸爸,每一步都是一个创举,是那么的突然又令人惊喜。

一岁的时候,肢体和表情的模仿能力已经相当娴熟。大二宝六岁的哥哥,一直是弟弟最崇拜的模仿对象,看着哥哥骑扭扭车、玩滑板车,没几天,路还没走稳的他,拽到车竟也像模像样地抬腿跨上去。几番折腾,车子竟然被

驯服到滑行,学着哥哥的样子,将脚抬离地面,还在“观众”面前得意地滑行过去,就连故意用车撞击墙面使其停下的动作,也和哥哥做的完全一样。

一次,他找来一个手掌大小的不锈钢碗,扣在脑袋上当帽子,踉踉跄跄地绕到我们面前,咧着嘴,滴着口水,笑得像小鸟欢叫。碗突然滑到地上,“乒乒乓乓”,他乐得雀跃。接下来,他把碗数次从头顶故意摔落地面,金属撞击声和他的咯咯声此起彼伏。

但幼崽也有烦恼的时候。去年夏天,姑姑家两个稍大一点的哥哥一起来度假。因为常常破坏哥哥们的创作成果,小崽子常被三个哥哥一致排斥。一次拼图游戏,三个哥哥为免受幼崽弟弟的干扰,竟“霸占”了属于他的防护围栏,被哄骗出围栏后的幼崽,急得直跺脚,趴在栏外哇哇大叫,护栏内的三个哥哥不为所动,只管或撅着屁股,或跪着,或趴在地上,有说有笑地玩着拼图。见哀求无果,弟弟索性也学着他们的样子,抬起兜着纸尿裤的屁股,趴在地上,隔着围栏的空隙眼巴巴地看着,嘴里也学着他们念念有词。幼崽的求知精神与自我和解能力,又一次让我惊喜。

幼崽很会自得其乐。各个房间凡带闭合开关的器物,都可以成为他的玩具,若遇上某个新奇合意的东西,他可以拿在手里反复把玩。这时,他大都会进入“静默”状态,等大人发现他时,“玩物”已面目全非,大人气血上头,欲施惩罚,他却一脸无辜地瞪着眼睛望着,让人无从下手。

一天早上,幼崽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哥哥房间。待大人发现时,储物柜里的盒子敞开着,地上散落着一地的物品,他手里握着一支笔,正学着哥哥的样子,翻找本子涂鸦,竟翻出了十几年前我的那个尘封的笔记本。过了一会,我又听到“嘶嘶”声,他不知从哪找来一本书,正在撕着玩,我转头盯着他时,他殷勤地递过手中的碎纸片,还有讨喜的坏笑。

◆ 乡村风情

“追龙”

张晨越

“出龙”是望江丘陵地带的民俗之一,不仅是为了祈求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,更是为了凝聚人心,展现乡村的活力。

出龙前,壮劳力在农历十一月份就得回家开始练习。正月初二开始“出龙”,去各个村子舞龙灯。他们舞到哪里,孩子们就骑着自行车或电瓶车跟到哪里,此所谓“追龙”。四条灵动的小龙在前面开路,后面跟着一条威武的板凳龙,也叫硬龙。舞小龙的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,身强力壮,变换着各种花样,而舞板凳龙的则是经验丰富的中年男子,不仅要用力,更要懂得控制,尤其是舞龙尾的人,稍有不慎就会被甩出去。有一年,我们村子出龙,四舅被安排舞板凳龙的龙尾,四舅从这个月初二舞到正月十五,双手磨出了一个个水泡,破了又起,起了又破,我们心疼不已,又为他感到骄傲。

追龙时跑得太远,电瓶车常常没电,要推十几公里才能回到家。出发时,我们也会随身带点干粮,偶尔也有会村民邀请追龙的小孩去家里吃饭,我们吃完饭会在桌子上放点钱,大人们一般都不会收,后来村民们送点水和饮料给我们,还会让我们去他们家给电瓶车充电。

近几年,舞龙的花样越来越多,一条龙眨眼之间会变成一条龙船,汉子们模仿赛龙舟动作,瞬间又绽放出一朵花来,旋即又变出吉祥的祝福语。连小孩子举的小排灯也越来越时髦,不只是有各路神仙,还有很多动漫人物,最火的哪吒和敖丙也出现了。